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十二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胡松 增訂

叙事 學記 齋附

吉州學記 歐陽修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

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葢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

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
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
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
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
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
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

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一無此字）濫官於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

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間至

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

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習俗一作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

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令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也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

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宫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宫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宜黄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一作德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一作戒以勉其進戒一作警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

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葢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

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一作治於内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

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天（一作夫）然益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

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羡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摠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

之所不樂及覩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肆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

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袁州學記　李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

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
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
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
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迺營治之東北隅
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
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
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於
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

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闕門不守武夫健將賁降恐後何
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
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
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
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
神爾衣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揮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
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

弄筆以儌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君子齋記

王安石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葢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葢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

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葢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詘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累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

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榜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學舍記　　曾鞏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縣名屬亳州與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絶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

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此以下本有太夫人所志與夫七字親藁無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觕也得

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覲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専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宂衣礱飯芑莧之羮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

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叙事堂宇等記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葢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葢

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竒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僣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

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為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之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

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南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而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

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葢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媯汭則耕歷山葢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

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一作三）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

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蓋公堂記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病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

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歷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斵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

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黄堂之北易其敝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賔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

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葢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僊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葢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張文潛藥戒曰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薾然

莫知其所來嗟夫瘧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㪚也而吾之䓲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䓲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䓲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吾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為瘧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洎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瘧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䓲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瘧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而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並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䓲然遲之蓋三

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求之效則月異而日不同益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勑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於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强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漢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之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敎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

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懣然者有之矣然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樂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近世洪内翰景盧以此二篇相參較以見其繁簡優劣之不同故附於此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怗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從囚於高

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勅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

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賔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

其無也廼今有之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𧩊然自德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

繁昌縣興造記　　曾鞏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濵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闗賔至無客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庳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為鄉

老吏民者蓋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令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欽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羣吏之舍眎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湢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於寢廬揔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於用工揔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布道

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歷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户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令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歳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為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

陋名而仕者爭欲求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於落成不惟其興利除獘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

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以有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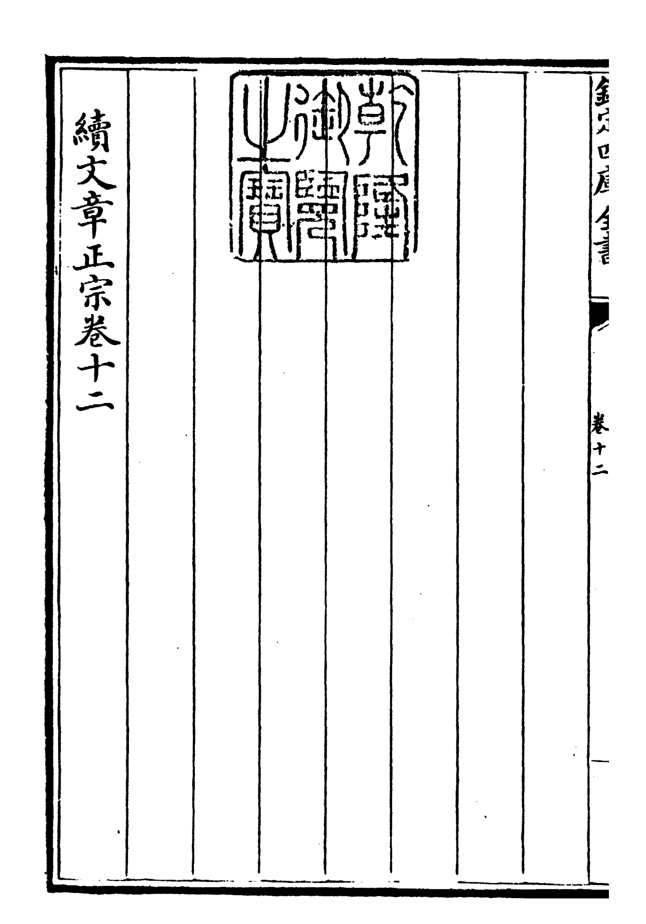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迺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

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一作汔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寖弛不治習以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於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

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廪貯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一作是作

始逾時功以告具葢公經理勸督内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奬昔鄭火子産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宫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令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續文章正宗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十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續文章正宗卷十二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叙事 堂齋廳壁 園亭軒記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

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羡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羡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羡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

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

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髙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
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
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
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
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
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顔淵後之
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

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

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
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
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
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
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娱悦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
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
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

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顧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髙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智効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吕稷契之所營劉

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

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勸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

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甞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

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

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

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静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王氏清虛堂記

蘇轍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水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為虛故清者以濁為

汙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葢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忤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顔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

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内意其有真清虚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

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説請為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南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為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邱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為易勇不為㥘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

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葢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髙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為能浩然矣乎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

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劒立於黄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氷雪而死能

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温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覩其所説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漑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

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

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㑹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没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説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㫖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

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氷釋於斯文者乎

氷玉堂記

張耒

熈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髙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絶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葢得父之

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髙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為頳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時修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

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為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纎悉曲當皆可為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攷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畧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

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絶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羲仲主簿於德安敘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氷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

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氷玉君為我實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歳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䟽廣受於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捨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焯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

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氷玉堂之灑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紓

為雲霓兮注為江湖偉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起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汙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

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

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賔

容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閒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照碧堂記　　晁无咎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寛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覿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絶之地要小休而憖適則人意物境本

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

容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移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廵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彊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

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懐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太空者花明草薫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紜紛柳揺而荷靡鷗鳥盡儛客顧而嬉脩然不能去葢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儴徉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為之易意樂未

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
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
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
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
備史官閒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郡補
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
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
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

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媎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廼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二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

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

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於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呌號神明以脱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退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一有白鯊二字之出没波濤之汹歘宜其寢驚而夢愕而

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亦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於壁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頴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窻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頴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

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憯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

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雪齋記　　秦觀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

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為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葢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

人超然有孤舉遠攉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為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掃歸東洛遂號所置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責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益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為人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强者偷生道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益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鬬訟懾宄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茍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

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焉雖然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於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曾鞏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

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

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黄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

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修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

百石以食役者隄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

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賔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矣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東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

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羡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

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一作城西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一作還

有於字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

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畆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

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涸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

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

史光禄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

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

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曰)光禄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

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

城中因高以望之東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嶄巖聳秀挺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廵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廵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廵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構)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糸)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蹲若

闕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

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

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其人也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䘏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
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
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倩麗足
以蕩惑里巷之小人且官爵貨力足以揺動府縣其矯
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
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
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

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醒心亭記

曾鞏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

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此以下本有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已十一字覩藁無之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為材且良推而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

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容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翠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吴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

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廼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縁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逕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輙破溺雖

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豊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粤

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宫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於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宫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莱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𡎺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

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

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

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

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

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

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徳移守吴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吴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歳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

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華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華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嘆息而華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

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華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

其名物於左云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

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葢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

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

黄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
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
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
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迹不至
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松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
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

攜觴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

山視之笑曰玆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葢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

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黄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

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濵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葢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

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
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
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
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
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
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南軒記

得鄰之弟地墦之樹竹木灌疏（一作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顧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埶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羮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欿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怫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

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一作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

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罔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

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一作矣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都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

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𢈔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顔子單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

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刼而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葢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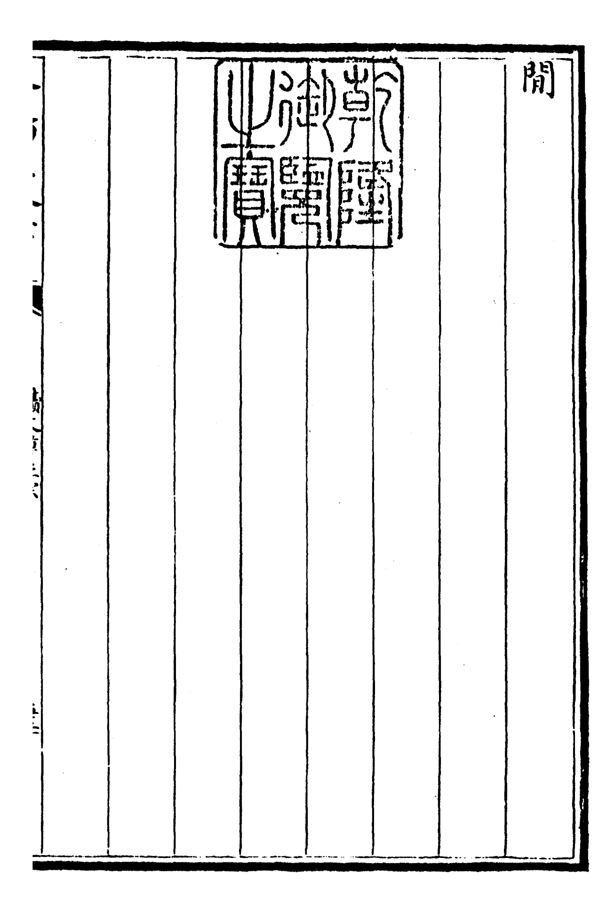
閒軒記

秦觀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濵有屋數十楹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絺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橫清冷而漁者閑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畧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薿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兮猿狖之居厠麇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數雲為雨兮水為潰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劒馬兮氣横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鷩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

閒



續文章正宗卷十三